

上  
學  
路

冰陽

小時候家住國內，那是一個恬靜的小城村，上學的日子都是自個兒騎自行車上路。短短二十分鐘的車程，就讓我穿過了半個城。早上太陽剛剛露面不久，就騎着車子朝着晨光的方向開始新的一天。空氣中總是瀰漫着路邊的野花雜草味兒，也充滿了那淡淡的泥土味兒。要是碰上雨後晴天，清新的露水味也隨着風吹過我的臉和我的車。進入城區，穿過青磚大宅，驚醒瓦上貓兒。在石巷中左拐右轉的快感絕對比得上印第安方程式賽車。很快就會被一股早點的香味引着，一拉緊剎車掣，不偏不倚就停在了小食店的門前。店裏大嬸的聲音每天如是，而店子的味道也是每天不變。小學時代的每段路好像都能嗅出這種味道。

單車的輪子繼續向前走着，然後停了在那一年，成為新移民的那一年。家住深水埗，學校在九龍塘。起初是乘坐地鐵上學的，後來改為步行。還記得第一天上學的早上，跟着爸爸鑽進那地底下的迷宮，擠進那高速的大蛇。早上的車站裏有種怪怪的氣味，一種窒息的不安。所有人不顧一切地湧向車廂，一浪接着浪，都心甘情願地困在一個小籠子裏。也許在車站內買的早點沒有了熟悉的味兒，所以就先入為主的討厭在早上乘地鐵。也不是說在美心或七十一買到的包子不好吃，只是不喜歡那份冰冷。

終於在一次偶然的任性下，讓我找到似曾相識的味道。走過青山道，沿着偉智街會走到石硤尾邨。那兒的面包店很不錯也很便宜，早上很多老人家和學生買早點。籠子冒出的蒸氣味讓我吃起來很暖和。打後一有時間我就走路回校，一方面可以逃出魔籠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省着車錢好增加一下微薄的零用錢。香港的早上不是每天都有陽光，天也不常常是藍的，但早上的空氣永遠是最清新、最安靜的。一面吃着早點，一面在不同的樓座間走着。不時抬頭看天，天上的景象也從不一樣。直到走過相連的南山邨，學校在眼前，麵包也剛吃完了。

說起來，脫離“早餐派”是在預科時。因為轉到秀茂坪繼續學業，地鐵不能直達更遑論走路，更要在彩虹站轉乘小巴。也許長大了，也許沒法，就不再抗拒地底的擠逼。反倒起初因為早上空着肚子而挺不習慣，幸好有那短短的一程小巴每天為我打打氣。小巴不像地鐵，少了一份壓迫；小巴不像公車，多了一份速度。愛挑車上尾窗的位子坐，因為可以看盡車內車外。我老覺得那小小的車窗就像八厘米膠卷。小巴在路上奔馳，我就在車裏欣賞一部又一部人生紀錄片。這邊還是三五小學生結伴上學，那頭卻見兩老依伴而行；街頭小情侶追逐回校，街尾變了“肥師奶”滿手菜肉。真的很有意思，車內看車外一番景象，車外的人看車內又會否一樣？

不過，能偷偷在車上吃一點東西竟又成為我現在選擇乘坐公車的原因，就這樣等車成了我每天必定要做的事。依然挑上層靠窗的位子坐，風光卻與以前大不同。67X的速度不快，一小時的車程可讓我細味一路景致；車窗也大，每每看到的都是一面廣角鏡。吐露港冒着蒸氣，從遠處看着霧鎖青馬教人淒美。從旺角到屯門；從商業大廈到工廠大廈；從高密度住宅到三層丁屋，隨手都可拈來一幅城市定格，活脫脫的大師級白描。

車內的人魚貫下車，我也趕忙把思海從過去收回。在校門外的公車站前，我目送公車的離去。每次的上學路總是越來越長，雖然風光每次都看多了，但是．．．．．不禁對着67X的站牌問了一句：「你是我的終點站，還是只是我的中途站？」